

首獎作品

黑手寶藏窟

作者 鄧慧恩

外公停止呼吸時，我站在床邊，望著他比記憶中更為闇黑的圓臉，最先想到的是，從此之後，他再也滲不出汗水，我再不會聞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那種帶著酸腐汗水味混合機油、煙屑氣息的味道——「臭牛仔味」，外婆都這樣形容那種氣味。

外公的店是黑色的。牆壁因為堆疊著許多器械、輪軸、大型機具，沾上了黑色機油，黑油成一片，地面上經年累月試著各式各樣的機械，排出許多濃重黑煙衝頂，因而吊掛著許多的長短鏈條、皮帶等等的天花板，也沾上了煙黃黑燻的油漬。水泥鋪成的地面，因為大型機具的拖曳，各種器械的敲擊，時間一久，摧拉拖擊出凹凸不平的痕跡，繼而被與塵土、油漬凝結的黑色污泥填補，讓走在地面上的鞋底，有一種黏滯的感覺，似乎踩在地面上，又像是走在發硬的油面上。那片地面，永遠也洗不乾淨，也永遠不必去清洗。

外公喜歡穿木屐，他走路時清脆的聲音，有一定的節奏，還有嘎然而止時的一種特殊「煞車聲」。木屐聲、引擎發動聲、器械搬動聲、起子用完被丟回工作袋與其他器具相撞的金屬聲、榔頭敲打聲、拋光時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敲擊了每個工作日。喔，對了，你知道如何辨識外公正在找的是什麼小玩意嗎？外公要的若是釘子，會在一群釘子裡撥找，發出的聲音是清亮的金屬撞擊聲，找的若是螺絲帽，那些在盒裡爭先恐後想被使用的螺絲，發出的是帶有重量而低沈的插隊聲音，外公的店作為整條街相似的店號之一，零零碎碎發出這些聲響，忽遠忽近，忽大忽小，整條街，每間店，各自敲敲打打，磨、挫、鋸、削，發出不同頻率，不同高低的尖銳聲音，一早開始，這些不協調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響起，以此確認堆疊在店內，那些巨大機具的存在感。

這些器械機具，大大小小，有的堆於店外，龐大、沉重到無法移動，於是任由它們風吹雨打，逐漸生鏽，也不見有人去挪動，有的堆置於店內，雜亂無章。這些器械機具有有的伸出會刮傷人的葉扇，有的披著粗礫的外層，或是長著鋒利、尖銳的邊角，對幼小的我來說，它們都是冰冷而猙獰的金屬怪物。當年，我是媽媽從台北帶下來寄養在娘家的台北小女孩，在外公的店面走動，黑油常沾髒我的裙擺，有一次在店內玩耍滑倒跌傷，竟引發破傷風，幾日高燒不退，於是我被禁止在店內遊玩，只能在二樓的夾層裡寫功課、獨自玩洋娃娃，或是從開在木板隔牆上的小窗，看向一樓店面，外公總是在那裡忙著。一樓天花板上轟隆隆轉著的掛扇，與我的視線平行，葉片帶著油漬附著的牽絲灰塵奮力地轉著，吹出可有可無的熱風，整個店面攪和著室外狠狠切入的烈陽和高溫，與一室的器械零件、油污熱融成一片。

二樓的那個小窗，是我觀察樓下的神祕之眼。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店內忙碌，他們的忙碌並不是肢體動作迅速的忙碌，他們的忙碌，是頭腦跑得比身體快的忙碌，即便你並沒看到他們的動作，他們已經走到答案旁邊，提出解答。常常，有客人上門，提出各種要求，要找這個的零件，那個不動了，查查看吧！外公手又著腰，一臉嚴肅，剛開始還能靜靜聆聽，但客人還在叨叨絮絮地訴說，他已經來回踱步，翻弄店內的器械，有時候金屬器具相撞的聲音，比客人講話的聲音還大，你以為，他根本沒認真聽，約略是不耐煩了，他卻突然彎腰拿出一個東西，對你說：就是這個！接著，拆解、裝配，插上電源，機具動了起來。對我來說，這簡直是魔法！

有時候，客人以小山貓載來龐然大物的機器，外公跟勇仔叔公看到，忽然眼睛一亮，像是年輕了十歲，

不待機器搬下便先跳上車去，像是遇到許久未見的朋友一樣，輕拍、安撫，如同在低聲跟它說：別擔心，我會照顧你。修理這種大型機具，常常要耗上數天，外公就像照顧孩子一樣，把機具的內部拆解下來，分別仔細地清洗、晾乾，上油，花費許久時間找出故障的原因，更重要的，在店內數量龐大的零件內，找到匹配，可以置換、使用的零組件，然後重組，使這組機具重新運作。每當這樣的大型機具修理完畢要運回去，外公總是幫著搬運，露在泛黃汗衫外的胳膊，因為使力現出鬆垮卻仍奮力一戰的搖晃肌肉，迸發點點的汗珠。他再三確認機具穩當的固定於貨車上，然後拍拍它，我知道他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跟機具說了悄悄話：你好好工作吧！別擔心，即使下次生病，我還是會救你的。

勇仔叔公跟外公，是換帖兼死忠的朋友，外公穿著領邊破著小洞，被食物、汗漬搞得泛黃的背心或汗衫，常常是棉質的，而且洗到變薄、變硬，黝黑的膚色透過薄扁的質料，上半身變得淺色些，有時汗衫被汗水淋漓，兩個乳頭便形成可笑的綴飾，再搭上皺巴巴的西裝褲，時常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勇仔叔公的衣服就整齊多了，他穿著運動衫，配上白襪跟黑色功夫鞋。他們兩人撐起了這個店面，自稱自己是做「黑手」的。他們各有所長，外公擅長修理東西，但是勇仔叔公很會找零件，常常能找到從船上拆下來的有用機具、器材。船隻拆解之後所剩下的這些東西，因為拖來拆解的船隻，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不見得是本地常見的器材，拆下來之後，首先檢查是否堪用，再辨識它的用途，若已不堪用，裡面的零件各自能作為何種器械零件的替代品，這些「眉角」，都是勇仔叔公的專長。整間店藏著只有他們知道位置的寶物，宛如這兩個黑手的寶藏窟。他們之間的談話還有許多神祕「代碼」，那是日常生活中不曾聽過的字詞，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日文的外來

語，有些還混入了自行加入的台語尾音或「變調」，像是電池のバッテリー，外公習慣在後面加上「阿」，使年幼的我一直以為那是水果「李仔」的兄弟。

外公跟勇仔叔公若是找到從未見過的機具器械，那種溢於言表的興奮，會持續到他們找出答案為止。我记得有一次，他們收到了一台乳白色的機器，那部機器，上端是有著多道0—9數字溝道的圓筒狀，已經被使用、觸摸到落了漆，露出了原始銅色，一旁有「加·乘↓減·除」鐫刻字樣，連接的下端則是方型，也有許多可以呈現數字的孔洞，周邊還有許多按鈕與把手，似乎為了什麼目的而設計，但是又無從知道如何操作，整部機器都為金屬製，沉甸甸的。那個有趣且充滿密碼的機器，引發了他們兩人濃厚的興趣和好奇，他們不因為不了解它的用途而草率地將它直接拆解，短視地揀出可用的零件，將剩下的殘骸秤斤論兩賣，相反地，他們以研究的精神，嘗試各種可能，試圖拆解這個金屬謎團。若是現今，可以上網查閱，連接到各國的資料庫去查詢，幾分鐘內就可以蒐集各種可能，然而那個時代，每項物品的理解都需要時間的堆積，親自動手探索。這台機器花了他們兩人許久時間研究，始終找不出它的用途，但是他們從未放棄，許多個吃完晚飯的時刻，他們圍著這台機器，左右端詳，小心地拆開外殼，查看裡面大大小小的齒輪，撫摸金屬外殼上鑲嵌著，有「日本製的事務用機械」與檢查字樣、編號的牌誌，讚嘆這台機器的細緻與厚重，我覺得，外公對於日本製的物品特別有感情。

這個機器的謎底終於被一個曾在糖廠工作，來店裡找零件的阿伯解開。阿伯把端正放在桌上的機器擺得斜斜的，左右手各自操縱機器上的按鈕與把手，他說這是一種計算機，比算盤先進的。左右手的巧妙操作配

合，讓上端的數字鍵輕巧地自動進位、轉換，彷彿計算著冥冥之中的一種數字，自有一套不可思議的神奇算式。這台機器是已經被淘汰的機器，不會有人詢問，也沒有利用價值了，然而，外公以一種敬重的心情，將它上油，擦拭乾淨，放在層架的上端，就在航海用的羅盤旁邊。

那顆航海用的羅盤，又重又大，裡面畫有八角星星，我算過的。外公說，因為出海時間久，維修麻煩，所以船上的物品一定要堅固耐用，品質特別好。勇仔叔公帶這顆羅盤回來的時候，沒有多說話，只是靜靜地從麻布袋裡拿出來給外公，外公叼著煙，從口袋掏出煙盒，敲出一根煙，遞給勇仔叔公，替他點燃，兩人蹲在地上，儘管布袋裡還有許多物品，他們只看到這個羅盤。外公伸出粗厚的手揩了揩表面的灰塵，並不看向叔公，喃喃自語：「有像ひこうき（飛機）的時鐘！」叔公深吸一口煙：「幹！就知影你會屬意！」那個羅盤成為外公的收藏，有空時會取下來把玩。後來我才知道，外公年少時曾到日本去做過修飛機的少年工，因此對於修理東西有濃厚的興趣，也奠定了他對於機械知識的基礎。

聽說外公與勇仔叔公就是在做少年工的時候相識的，從此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勇仔叔公無父無母，也沒有手足，聽說之前是有太太的，但是太太後來離家出走，外公開了這間店後，他們就一起工作。勇仔叔公跟我們住在一起，外婆煮好飯，外公總是大喊：「兄弟仔！食飯囉！」他便會來到桌邊，不發一語地扒飯，飯後魚貫的一根煙，代表著吃飽，也代表待會的工作即將開始。寡言的勇仔叔公，沉默至極，他與外公似乎無需交談，就能了解對方在想什麼。當外公蹲在地上檢視機器的狀況，正以螺絲起子敲一敲這裡，扳一扳那裡的時候，有時勇仔叔公已經在零件堆找出物件，直接堵到外公面前，若是合適，外公便不發一語地接過來

換好，測試是否能發動，發動的聲音一響起，一旁的叔公便是抿著嘴，眼睛透露出得意笑意的表情，若不是合適的零件，外公推回去給他，他便一臉不悅，踱回原處，任由外公怎麼問話都不回答，也不幫忙找零件，讓外公自己負責維修。「囡仔性！」外公總是這樣說。

那個拆船業正是興盛的時代，外公店面的經營命脈便是許多船上拆下來的零件機具，有時候，外公外出探視，內部消息透露出來，有許多「好物」的船，搶先一步去訂人家「殺肉」下來的物品，等船拆卸完，就能整個「卯」走。勇仔叔公因為小阿公將近一輪，體力尚好，有時候會上船擔任拆船的工頭，外公常常勸他沒有必要去做那種工作，錢夠用就好，不夠用也可以商量，但是勇仔叔公沉默以對的時間居多，我想，每做完拆船工作，總是衣衫骯髒，神情疲憊的他，或許不是為了錢去做這項工作的，也許只是因為寂寞。

後來想想，也許那個夏日傍晚的火花是一個預兆。那天，外公與勇仔叔公正在修理一個手拉式的柴油馬達，那種馬達，只要一抽動拉繩，就能啟動，隨之噴出嗆鼻的濃煙氣流。傍晚，外婆嫌「蚊厚」，即使緊閉了通往二樓的門，還是很多蚊蟲，於是準備吃晚飯前，到店門口旁邊，準備撒亮火柴點蚊香，結果瞬間引燃了馬達排出的廢氣，迸出了小型的爆炸火花，灼傷了外婆的手臂，鄰居與客人七手八腳地幫忙送外婆去醫院，外公手抱胸，看著焦黑斷裂的蚊香圈，凝重皺眉。已經是國中生的我，聞到空氣中複雜的各式氣味，有空窒息的感覺，也有隱約的不安。

數日後，勇仔叔公便在大仁宮的油輪爆炸事件裡喪生了。外公接獲油輪爆炸的消息，一邊跑，一邊還掉了一隻木屐，來不及回頭檢，便騎上機車前去現場。因為工人沒發現船裡還有燃油，在切割船體時引發火苗

爆炸，勇仔叔公就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全身燒傷，來不及送到醫院，就斷了氣。外公不顧眾人反對，違反一般民俗習慣，把意外喪生的叔公遺體移回家裡，搭建靈堂在門前，因為店門口實在堆了太多沈重的機具，無法移開，因此那些機具也成了守靈者。

外公始終坐在靈堂內，我發現他的頭髮更白了，他吐出的煙與燃燒的香，煙霧裊裊，混同在一起。需要擲筊的時刻，外公以平常跟勇仔叔公講話的語調說話，情緒不見任何起伏。頭七那日做法事，外公很滄桑的告訴坐在身邊的我：「佻叔公對我是真好，欲死嘛是選好勢的所在，通互人好尋，若無，關佇船內面若按呢燒三工，看佻糟蹋人：…」

外公的情緒終於在出殯那天潰堤，一直冷靜的外公，看著勇仔叔公的棺材要往外搬動，忽然淚眼婆娑地大喊：「勇仔——」半是責備，半是不捨，更多的是哀痛。外公後來曾說：「拆船的代誌，若不是無通吃，誰會像佻叔公按呢有閒去舞這項？高雄這個所在，是用真濟人的血及肉起(ㄟ)起來的！」

多年後，他去美國探望舅舅一家人回來後，他告訴我，看到珍珠港事變中被偷襲的那艘戰艦被當做紀念館，心裡非常不平，他覺得，以船業和海港為榮的高雄，有那麼人靠跑船、拆船維生，像是那艘爆炸的卡那利油輪好了，怎麼就不能成為什麼紀念館，讓這些為了家庭，為了經濟冒險、送命的人，也能被紀念？外公嘆了口氣說：「相戰的時，人命無算啥，現在的人命亦無值錢。」

或許是我的錯覺，勇仔叔公過世後，外公的動作緩慢了下來，似乎遺忘了許多零件擺放的位置，開店時間，多半都望著路上往來的車輛行人發愣，事實上，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這條街上開了許多掛上「電機」

招牌的店，店內的物品擺放非常整齊，照明充足，架上井然有序地擺上一排同系列的嶄新零件，不似我們店裡的零亂古舊，店面深落，採光不足，總是昏暗成一片。這些店賣新的零件，替客戶訂馬達、油壓機等等的新設備，像外公這樣，買賣中古機具，替人修理機械的，找替代零件，讓機器起死回生的師傅，越來越少，外面的客戶開始找不到專精於維修的人才，漸漸地，修理機具也越來越不划算，外公發呆的時間越來越多，有時甚至整天都沒有客人上門。到外地讀大學的我，某一天回家，發現店門口堆積不知道多久的機具已經不見，鐵捲門全部拉上，我打開側門，發現外公獨自坐在沒開燈的室內，那原本是他大展身手，修理機械的地方，只剩下他指間那忽明忽滅的菸頭，像是哭紅的眼睛。

外婆過世後，外公在醫院纏綿病榻，定居在國外的舅舅無暇處理房產，這間我度過童年時光、少女時期的住家店面，長年無人居住，大門深鎖。附近的店街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曾經向著故障的機器吹了神奇的一口氣，便能讓彌留的機具復活，像是擁有魔法的店面，被視為都市之瘤，似乎不得不除。把公園綠茵、樹木剪貼、黏著上去，似乎金屬的鏽蝕、機具的斑駁、潤滑齒輪和鏈條所滴下的油漬，還有種種器具撞擊、摩擦、擠壓的聲音，都會消失不見。當然，許多的人生歲月也一併被埋藏、覆蓋掉了，但是，記憶會不會隨著綠樹越長越高，漂浮到樹木的頂梢，眺望到更遠的地方呢？

外公葬在外婆身邊，另一邊則躺著勇仔叔公，外公說，這樣的安排，才不會讓叔公的墓無人顧。當年燒到面目全非的勇仔叔公，這麼多年過去，已化為塵土。今年掃墓，我重回外公家，幾乎不認得方向，原來，清除掉回憶裡，那些堆積在路旁的大型機具後，路景是這樣子的……

費了一番功夫打開側門，大門的鐵捲門早已生鏽卡死，我站在開了單管日光燈，還是模糊黯淡的空間，環顧四周，仍有許多沒有清掉的器械零件，還是堆滿室內。忽然想起外公那個沈重的羅盤，我轉身往架上尋去，費力地拿下它，吹拂它的表面，揚起一陣粉塵，百種情緒突然湧進眼眶，讓我不禁輕輕地對它說：「好久不見」。

鄧慧恩

個人簡歷

鄧慧恩，出生於台灣台北市，曾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台南求學，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

得獎感言

在追逐最新資訊，迷失在眾多型號的時代裡，我想把許多個摸索、探索、考索的過往時刻記錄下來，我相信這樣的過程，是記憶機器的修理過程，而且這部神奇的機器，終將被啟動。那些不被丟棄的生命零件，其實每個都賦有特殊的意義，預備要在不同的人生發揮重要的功能，因此不能捨棄，也不能被忘記。



〈黑手寶藏窟〉評語 陳列

這是一篇對人的認真勞動、對人世間的情感義理、對一個城市的成長，表達懷念與敬意的頌歌。

作者站在時間的距離外，回顧居住外公家時曾在自己的生命裡留下的一些深刻記憶，包括這個「永遠不必去清洗的」黑色的勞動場所、童年時期從二樓的一扇小窗所一再目睹的魔幻時刻——故障的機具如何竟然起死回生的神奇過程、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勞動中的互信互賴以及從中培養出來的無需言詮的深沉感情、他們對物的熟悉和虔心對待、拆船行業的經濟利潤與辛苦甚或生命傷亡，等等。這一切，作者娓娓敘述，並且具體描繪，有聲有色有圖像。全篇說情含蓄，感懷真摯。

作者想表達的，或許是：時間過去，許多人事物都必然地消失或者沒落了，但總有一些讓人繫念讓人覺得不捨的什麼東西，會留下來。